

田野琐记：曾经平静的提格雷

江源

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博士研究生，研究区域为埃塞俄比亚、厄立特里亚

古城曾为客，相逢每醉还。

城破山河在，故人何处寻？

—— 笔者自作

（灵感源于唐代韦应物的《淮上喜会梁川故人》和杜甫的《春望》。）

2019年12月，现任埃塞俄比亚总理阿比·阿哈迈德（阿姆哈拉语，አብይ አህመድ አሊ）将原埃塞俄比亚执政联盟埃塞俄比亚人民革命民主阵线改组为埃塞繁荣党，原执政联盟重要组成政党、由埃塞北部提格雷州的提格雷民族组建的提格雷人民解放阵线（简称“提人阵”）退出执政联盟。阿比总理借此机会与北部邻国厄立特里亚达成和解，并因此获得2019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

2020年9月，提格雷州在阿比总理两次推迟大选的情况下举行地方选举。联邦政府不承认“提人阵”的选举，并宣布调整提格雷地区的国防军北部基地领导层。11月4日，“提人阵”试图武力控制北部基地，阿比总理随即对该地区宣战。



图1 埃塞总理办公室声明

来源：埃塞总理办公室 Facebook 主页

宣战至今三个多月以来，我夜里多次从睡梦中惊醒，思绪回到那片不久之前还平静的土地，再也无法入睡。自交战当日起，提格雷州的网络和通讯信号就被掐断。我尝试联系当地的朋友，消息均石沉大海。2017年至2019年间，我学习提格雷语并多次在提格雷州进行田野调查。直到今日，我依然不愿去相信，曾经的田野点，就这样被战火吞噬，只能拾起一点还在脑海里的、曾经平静的提格雷，及那些在提格雷地区生活的好友们，祈祷他们一切都好。

一、进入田野：成为亚的斯亚贝巴大学的学生

2016年12月5日凌晨，我拽着两个托运箱赶往机场，暂别生活十年的北京，前往埃塞俄比亚亚的斯亚贝巴大学学习。回想起当时的心情，没有要开始新生活的紧张和兴奋，

除了对未知世界的忐忑，更多的是害怕自己能不能坚持下去。为了不给自己留下打退堂鼓半途而废的机会，我退掉了在北京居住多年的住处，所有的家当或变卖或送给朋友。那时候很是带着一点想要义无反顾的悲壮，现在想来不禁哑然失笑。

我在第一次进入田野之前并未受过系统的人类学训练，除零零散散地读过几本著作外，大多也是抱着了解不同世界的好奇心态。比如，那时候刚读完项飏老师的《全球猎身》，受到了感召和鼓舞，觉得要做研究的话，就一定要做中国学者自己的“非中国”研究，跳出西方发达国家理论视角，为避免进一步陷入他所说的“我们挖煤，别人提炼”的恶性循环，贡献自己一点微薄的力量。

在2016年底第一次进入田野之前我学了十年英语，一直从事语言相关工作。有这样的目标和决心，却完全不知道应从何处着手，我只好从自己熟悉的领域打开突破口——学习语言。于是我申请了亚的斯亚贝巴大学语言学位，先读一年语言预科，再读一个学位。就这样，硕士毕业多年以后，我踏进了一个“非中国”的新世界，成为了遥远的东非高原上的一名大学生。

我没有选埃塞使用人数最多的阿姆哈拉语作为主修专业，而是主修了北部提格雷州和邻国厄立特里亚的语言提格雷语。从那之后便时常往来于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和提格雷州。提格雷州的首府默克莱市（መቀሌ）是埃塞第五大城市，也是北部中心城市，距离首都亚的斯亚贝巴约780千米。

二、行走在传统与现代之间的默克莱青年

第一次去默克莱时，在亚的斯亚贝巴大学教书的一位提

格雷好友怕我初来乍到人生地不熟，便安排了老家的弟弟给我做向导。年轻人名叫穆鲁（ሙሉ，意为完满），是刚毕业的土木工程专业大学生。埃塞彼时刚完成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转型5年计划（Growth and Transformation Plan 2010-2015, GTP），政府安排大量大学生学习工程专业。刚刚大学毕业的穆鲁踌躇满志，听说到中企可赚很多钱，问我能不能给他写推荐信。

就这样穆鲁成为了我的好朋友，在他的带领下，我很快就融入了默克莱年轻人的生活。一起喝酒聊天时，他们会向我抱怨工作不好找。也有人并不急于找工作，便在家里帮忙做点家务，照看弟弟妹妹，有大把的空余时间，坐着喝咖啡发呆或闲聊。街边随处可见的小咖啡室里，有石头磨成的多米诺骨牌，人多的时候大家就在一起拼骨牌。记得在某天晚上我又一次毫无悬念地赢光所有人的牌之后，他们非常神秘地对我说，要带我去一个好玩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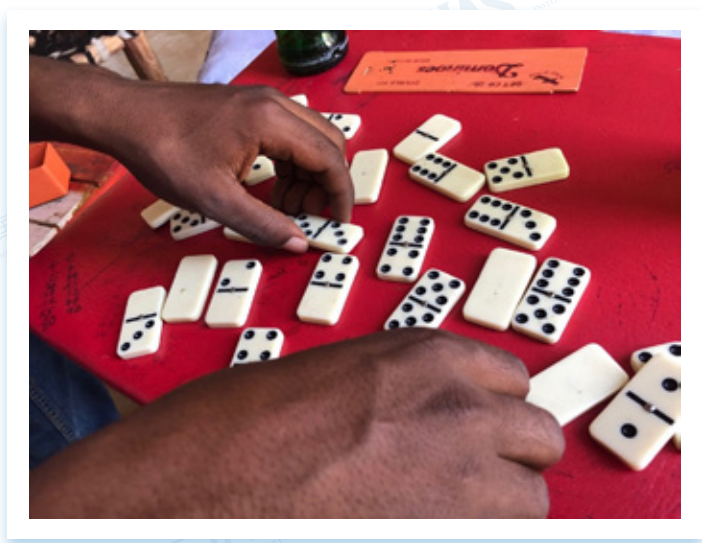


图2 玩多米诺骨牌的埃塞青年 作者拍摄

他们带我去的是市中心一个游戏厅。虽说是游戏厅，其

实是两个大液晶显示器和两台 PlayStation 3 的主机，店里的人不太多，很像是一个秘密基地。两台主机前各有两伙儿人在玩实况足球，其中一边还为谁选阿森纳队起了一点争执。

我也会和默克莱的青年朋友们一起看电影，除了网络上找到的好莱坞大片，还有很多厄立特里亚的电影。厄立特里亚于 1993 年独立，并与埃塞断交。当时这些年轻人中有很多还未出生，但他们和厄立特里亚提格雷人同属一个民族，讲同一种语言。当在电影里看到阿斯马拉（አስመራ，厄立特里亚首都）美丽的海岸景色时，他们眼里都透着无可掩盖的向往。对于 2018 年厄特和埃塞复交，大家都很兴奋，并计划着一起穿过国境线前往旅行，只可惜这个约定一直也未能成行。

除此之外，我记忆犹新的另一件事是 2017 年 10 月我借宿的房东大叔嫁女。那是我第一次在提格雷参加婚礼，房东一家对此都很兴奋，新娘的妹妹还特意在头一天晚上花了两个小时给我编了一头辫子。顶着一头小辫子，那天晚上我好不容易才睡着，结果半夜 3 点钟就被房东喊醒，他很神秘地让我出去看杀牛。

彼时的埃塞，一头牛售价约 2 万比尔（约 4000 元人民币），哪怕相对富裕的人家，也得多年积蓄才买得起。如果不是结婚这样的大事，不会轻易宰牛。大家围着牛，大声唱歌跳舞，待牛宰好剥皮，他们还熟练地从牛背上割下一小条肉递给我。房东笑着解释，我是尊贵的客人，好客的提格雷人把最好的肉送给我。我沾着准备好的芥末和辣酱，细细嚼着还冒着热气的新鲜生牛肉，慢品牛肉的本味。

从清晨伊始，宾客就陆续到来，整个宴饮持续了一天，直到临近半夜将新郎新娘送走，宾客才渐渐散去。第二天上

午，新郎带着新娘回到娘家，当众向娘家人展示带血的白布，而穿着传统服饰的新娘羞涩地在一旁笑。那个平日里戴着棒球帽和我一起看电影拼骨牌的姑娘，仿佛一夜之间又回到了“传统”。



图3 婚礼现场（上）；生牛肉（左下）；准备婚礼的新娘母亲（右下）作者拍摄

三、边陲古城阿克苏姆

我所接触到的提格雷青年都有很强的民族自豪感，而提格雷州最北边的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边境的小城阿克苏姆（አክሱም），是他们最向往的地方之一。在他们看来，阿克苏姆是埃塞文明开始的地方。

从地理位置上看，阿克苏姆距离厄特边境 58 公里，是埃塞北部最后一个“大”城市。回顾历史，这里文明始于史前，留下了方尖碑这样的古文化遗产。



图 4 阿克苏姆方尖碑 作者拍摄

在埃塞神话传说中，示巴（ሸባ）女王千里迢迢前往以色列，以修两国之好，并对才思敏捷、风流倜傥的所罗门王一见钟情。一夜交欢之后，珠胎暗结的示巴女王回到阿克苏姆，不久诞下阿克苏姆帝国的第一个皇帝孟尼利克一世（ሞነሊክ I）。从那以后，提格雷人和阿姆哈拉人都自认是所罗门王私生子的后代。

近两千年前，埃塞人民就建造出了阿克苏姆方尖碑墓群这样的宏伟建筑，让人叹为观止。尤其是其墓室内部的空间结构，完全使用未经雕凿的碎石层层叠叠垒出来，像极了电视剧里重阳真人当年给林朝英修的活死人墓。直到今天，很多当地人兴建房舍、做菜酿酒，依然沿用两千年前的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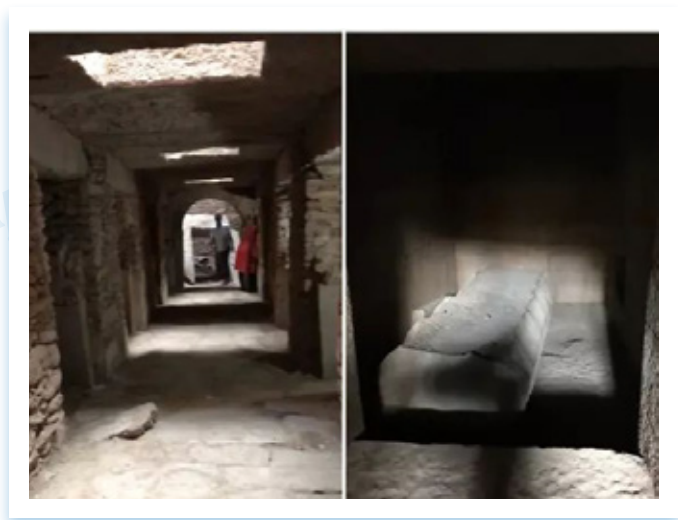


图5 方尖碑墓室内部构造 作者拍摄

在这个不足十万人口的“城市”里，观光游客和朝圣者络绎不绝。然而，除了主要景点周围兜售水晶矿石的小贩和讨要钱物的孩子之外，这里生活着的人们，似乎真的从未参与过这个日新月异发展着的世界。阳光灿烂的午后，在千年墓园里，我看着守园人从树上摘果子吃，时间似乎停滞，千年时光，弹指刹那。



图6 阿克苏姆市中心广场 作者拍摄

这里依然保留着古老的饮食习惯。酸奶加辣椒粉，牛奶加胡椒粉，而咖啡里加盐；还有当地最常见早餐法塔（馕），是用黄油、酸奶、辣椒粉来拌炒鸡蛋和碎面包。记得第一次吃的时候，好友一脸鄙视地看着目瞪口呆难以下咽的我，我在去亚的斯亚贝巴读大学之前，从来都不知道酸奶和牛奶里还可以加糖。



图7 阿克苏姆传统饮食 作者拍摄

而在不远处的阿克苏姆市高中门口的宣传牌子上，画着一群美丽的妙龄少女，每个姑娘手里都拿着一个安全套。配字翻译过来就是，“Don't be fooled!!”（不要被愚弄了）。



图8 高中外的宣传画 作者拍摄

四、结语

从最后一次田野回来已一年多，我一边梳理着田野材料，一边继续着理论学习。对我来说，民族志研究方法最打动人的地方在于它填平了学术话语与真实生活之间的巨大鸿沟。东非古国的北部高地，于我既是田野，也是生活。我可以理性地用各种理论工具分析论述当下这场战争的成因与影响，但闭上眼睛，不由自主想起来的，却都是田野中一件件平常的琐事。那是我的生活、他们的生活，也是所有人曾经以为就会一直这样下去的、不会改变的生活。

本篇责编 郑楠 文字校审 董慧